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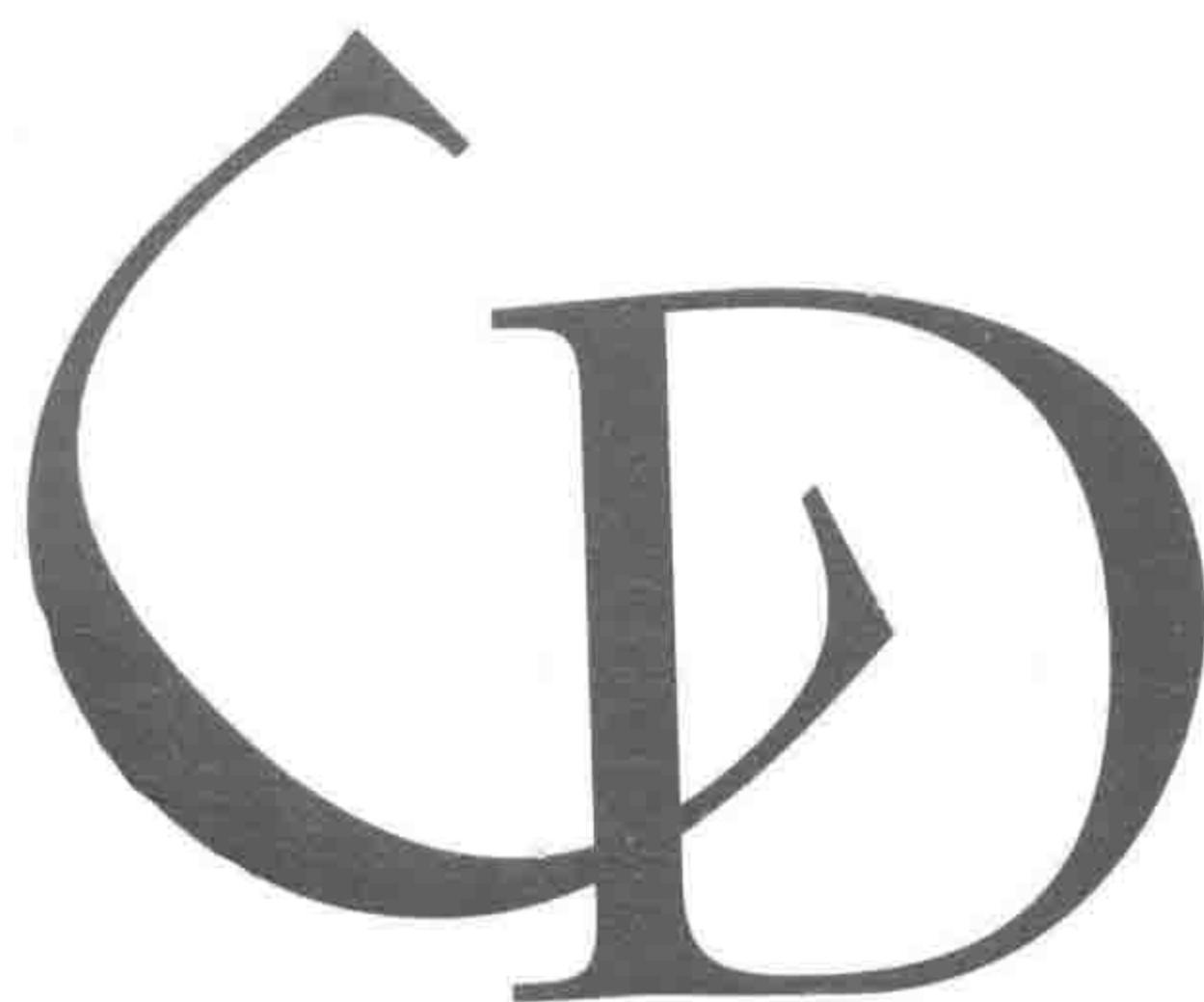
流浪记

从大酒徒到老顽童

昌正惠 ———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流浪记

从大酒徒到老顽童

吕正惠 ———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序

前些年，北大出版社的高秀芹女士请我吃饭，在座有几位刚认识的朋友，聊天的时候，谈到我的音乐随笔集《CD流浪记》。我说，2010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大陆的简体字版，我买了一百本送朋友，没想到远远不够，现在已经没书，无法送给各位，很抱歉。高秀芹说：“不要紧，你有时间的话再补写扩充，就放在我们这里出增订本。”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洪子诚老师也在座。但这些年事情很多，一直顾不上这本小书。今年（2016年）8月23日我到蓝旗营找洪子诚老师聊天，洪老师提起这件事，说高秀芹那边想出一些谈音乐的系列的书，问我有没有续写《CD流浪记》，我说没有。洪老师开玩笑地说，你总不能炒冷饭吧，总要加几篇新的。我回答说，按中国传统算法，我明年七十岁，如果能够重出《CD流浪记》，也可以算是为自己做寿，可以增加一点喜

气，我回台湾以后一定赶工。

为了让洪老师对我有信心，接着我就谈起，我早就累积了一些题材，回台湾后马上可以落实。我想写的第一篇是《霍洛维茨返乡记》，谈霍洛维茨、拉赫玛尼诺夫、斯特拉文斯基，还有小说家布宁晚年如何想念故国，拉赫玛尼诺夫和布宁死得早，没能完成心愿，而霍洛维茨和斯特拉文斯基最后都有一次返乡之行。霍洛维茨在莫斯科的音乐会有录像传世，场面非常动人，我曾送一份给洪老师。第二篇我要反过来谈俄罗斯演奏家对于异国他乡的想象。吉列尔斯曾经录过一张格里格的钢琴小品集，在西方极为畅销，西方人很讶异，不知道吉列尔斯怎么会留意到这些没人注意的作品。其实，俄罗斯演奏家一直很喜欢格里格的钢琴小品，年轻一代的普列特涅夫（曾得过柴可夫斯基大赛钢琴首奖），后来也录了一张格里格小品集，他亲自写说明，说他因为喜欢格里格，平常就会想象挪威是什么样子，后来终于到了挪威，发现挪威和他从小想象的竟然一模一样。里赫特最晚年，也举办过全部格里格作品的音乐会。一个民族因为一位作曲家而对另一个民族产生深厚的感情，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。

我的第三篇文章想写普罗科菲耶夫。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是苏联两大作曲家，我写《CD流浪记》时，还囿于世俗之见，为肖斯塔科维奇写了一篇文章，其实我内心

更喜欢普罗科菲耶夫。最近十年，我听了更多里赫特演奏的普罗科菲耶夫，终于了解普罗科菲耶夫的价值决不下于肖斯塔科维奇，我应该专门为他写一篇，这样才算公正。

回到台湾以后，我心情一变，一直在回想我跟古典音乐的关系，就写了一篇《一点回忆》。写完这一篇，我又回想起，这十多年来我没有全部忘了古典音乐，主要还是因为里赫特的现场录音不断地问世，我也不断地购买。买了总要听，一面听一面核对里赫特的录音目录，再加上买到里赫特的口述自传，对里赫特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。我很想写这些，一天一篇，一口气就写了五篇。谈里赫特时不时提到舒伯特，我又忍不住想谈舒伯特，这样又写了四篇，再加上《一点回忆》，总共新写了十篇，这下子我觉得可以对得起高秀芹女士和洪子诚老师，再出新版总算有点底气了。

真是要感谢洪老师，没有他的催逼，这本书的重印可能还要再拖一阵子。同时也要感谢高秀芹女士，这本书已经在大陆印了两次，很难保证第三次还会卖得好。这一次再出新版是需要冒一点险，而高秀芹女士置此于不顾，让我非常感动。

写于二零一六年九月三日

修订于十一月二十四日

补记：本书所收录文章有旧文也有新作，按照写作时间大致可以分成四组。现在简单说明如下：

“音乐家素描”专题中的这组文章写得最早，当时是为一本青少年杂志而写，比较通俗，约作于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至一九九〇年代初。“CD 文章”这一专题中，从《CD 流浪记》到《听古典音乐求取心灵平静》这几篇，以及“CD 心情”中的所有文章，是台湾九歌出版社 1999 年版《CD 流浪记》的原始内容。主要作于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八年这三年之内，那也是我这一辈子中心情最差的时候，是古典音乐给了我极大的安慰。另外，“CD 文章”中的从《一点回忆》到《肯普夫论舒伯特的奏鸣曲》共十篇新作，是特别为此一新版而写，作于二零一六年八月至十一月之间，每篇都标注明确的写作时间。

我写的音乐家素描，原有海顿一篇，只是一直找不到原稿，现在终于找到了，同时我还找到以前常常喝醉酒的时候所写的一篇随笔，现在也一起补进来，所以本版共增加了十二篇。因为新增的篇数不少，出版社原想要改个新书名，后来发现原来的书名“CD 流浪记”还有一点口碑，就决定不改了，不过希望加个副标题。本来“古典音乐随笔”是最平稳的，但我这本小书并不纯粹是关于古典音乐的随笔，其中还记录了我五十岁前后的一场精神危机，这从新增的《深夜行走在台北街头》和《一点回忆》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，我决定把副标题定为“从大酒徒到老顽童”，这绝对不是耍噱头，而是合乎实际的。这本书在我的生命中具有独特的意义，这也是我始终眷恋“CD 流浪记”这个旧书名的原因。

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八日

从买 CD 到写 CD

大约八九年前，我的日子忽然间变得很不顺遂，有些不快乐了，太太建议说：“何不回去听古典音乐。”那个时候，我的四百张原版唱片已经埋封在柜子好几年，而唱盘也早已坏了。听了太太的建议，我决定改听 CD，一口气把四百张唱片清掉。

刚开始我还很节制，决定一个月买个十张左右。后来变成一星期买十张，再后来一星期可以买到三四十张。要说我是听音乐过日子，倒不如说，我是在买 CD 过日子。这完全超出了我太太的想象。

就是这样也不能换到真正的快乐，CD 收藏量到达六千张时，我的郁闷似乎有增无减。这下没辙了，我左冲右突，就是找不到出路，于是才想到写这种“不三不四”、难以归类、只要自己写起来舒服的 CD 文章。

刚开始还蛮过瘾的，不过，写了十篇左右，又开始感到无聊。太太劝我继续写，有些朋友也这么说，好嘛，就继续写，目标是三十篇，好编成一小书出版。现在终于完成了、编成了、可以写序了。

这就是这本书的来由。

其他的“心情”，只要愿意读这本书的人，大概就可以了解，不必多说了。但特别应该感谢杨泽先生、《联合报》副刊的陈义芝先生、《自由时报》副刊的旭悔之先生，承他们厚爱，这些小文都能在报纸上先刊载。巧合的是，三位都是诗人。当然，也要提一下太太，是她开的头，又一面发牢骚，一面纵容我，才成为这个样子的。其他的，就不说了。

一九九八年八月九日

目 录

序 / i

从买 CD 到写 CD / v

CD 文章

CD 流浪记 / 003

倾听流水与森林的声音 / 010

贝多芬，你在想什么？ / 015

皮尔斯的面容 / 020

我喜欢海顿 / 026

谁能了解舒伯特 / 032

诗人与唐老鸭 / 038

闲谈柴可夫斯基 / 043

慢板 / 048

- 英雄：豪迈的与苦涩的 / 053
痴情的男人往往害了女人 / 058
激情之后死亡是最好的安息 / 063
假如我能弹钢琴 / 068
告别里赫特 / 073
想起大卫王 / 078
北德佬勃拉姆斯 / 083
永恒的“渴慕”与“废墟” / 088
意外的节庆 / 093
以艺术代替革命 / 097
不要去想而是去亲近 / 102
寻找巴赫 / 107
二穆娇娃 / 112
十年晚识两大师 / 118
特立一世的巴托克 / 124

支持肖斯塔科维奇 / 129
怎么又回到人间来了? / 134
性感的女高音 / 139
两个“俏的” / 144
搜集 CD 的方法之一 / 148
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 / 152
听古典音乐求取心灵平静 / 155
一点回忆 / 159
穷追里赫特 / 165
里赫特难以言说的伤痛 / 173
紧跟里赫特 / 178
游离于现代文明之外的里赫特 / 184
里赫特早期的现场录音 / 191
舒伯特的“未完成”(一) / 206
舒伯特的“未完成”(二) / 213

舒伯特的“未完成”（三）／221

肯普夫论舒伯特的奏鸣曲／229

音乐家素描

幽默的音乐家海顿／241

音乐天使莫扎特／246

寂寞的“英雄”贝多芬／251

漂泊的音乐诗人舒伯特／256

激情幻想家柏辽兹／260

幸福的音乐家门德尔松／264

神经质的钢琴诗人舒曼／268

拨动内心琴弦的钢琴诗人肖邦／272

集崇高与庸俗于一身的李斯特／276

热情而有生命力的歌剧作家威尔第／280

孤僻的勃拉姆斯／284

- 英年早逝的歌剧作家比才 / 288
“悲怆”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 / 292
充满乡土味的捷克大音乐家德沃夏克 / 296

CD 心情

- 我喜欢台北的咖啡厅 / 303
夏季的想望 / 305
深夜行走在台北街头 / 309
记忆·孤独与文学 / 313
怀念故乡 / 315
终于，我被书拥有了 / 319
四十岁的心情 / 323
五十岁能做什么？ / 326

CD 文章

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
放在田纳西的山顶
凌乱的荒野
围向山峰

荒野向坛子涌起
匍匐在四周，不再荒凉。

——斯提文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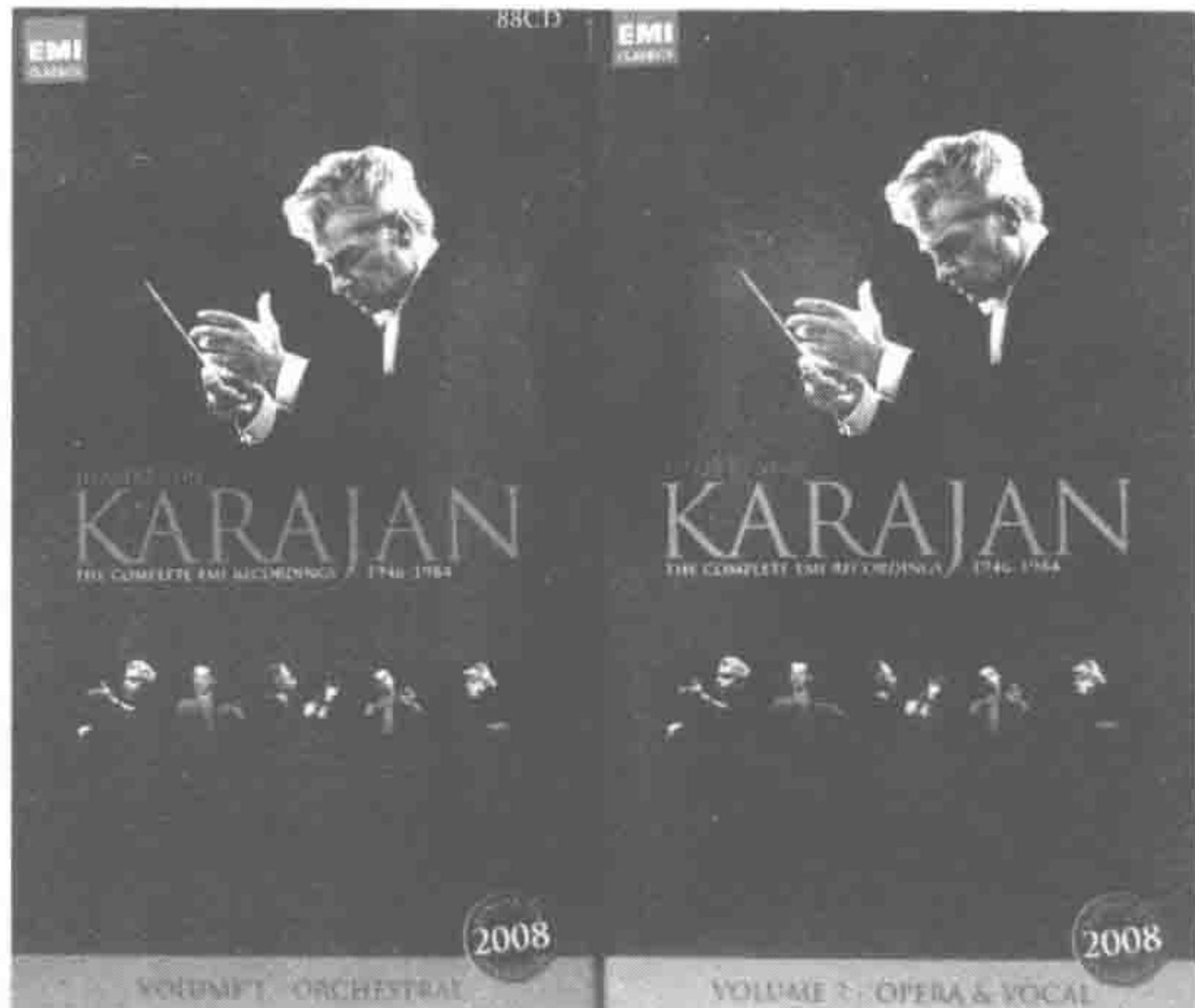


CD 流浪记

我现在要讲的事情你可能不相信，不过确实发生过，而且还是我自己做出来的。

如果身上有钱，我一个礼拜总要买上十几二十张的古典音乐 CD 唱片。这样长期买下来，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烦恼。譬如说，某个星期突然有几千块的闲钱，想要好好地过个瘾，却找不到确实很想买的唱片，这比有唱片而没钱还更难过。总觉得老天好折磨人，难得有好机会要快乐一下，怎么连这个也不让我如意。

所以，“未雨绸缪”，我平常总是不断地翻 CD 目录、评论、杂志什么的，好“创造”出种种的购买欲望。看到目录上许许多多迷人的唱片封面，看到评论上特别有意思的赞美词，我的心就逐渐地“活”起来。盼啊！盼啊！好不容易盼望到礼拜天，我即刻从新竹赶上台北，进行我这一礼拜最有



为了卡拉扬，
不惜血本

意义、最快乐的活动。

有一阵子我“创造”了一个过于庞大的欲望，我想买卡拉扬指挥的所有唱片。这个欲望有多大，我讲一个数目你就可以了解了。据说卡拉扬一生灌制过唱片的曲目高达八百左右，而且不少是重录的（单是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，全套录制的就有四次）。我把 DG 和 EMI（发行卡拉扬唱片的两大公司）历年的目录，不断地翻阅、研究，把卡拉扬的唱片编成一个非常详尽的年表，作了种种的记号，在脑海中设想购买的步骤。这个计划的完整绝对不容怀疑，只是执行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，我一时找不到这么多钱，这需要好几个“万”元啊！